

合校水經注

合校水經注

水經注卷七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濟水

朱趙有一字

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為沅水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

官本日按近刻脫此四字案朱脫趙增

聯水出焉西北流

注于秦澤

官本日按秦近刻訛作秦案朱作秦箋曰秦澤

州沅當讀如竟故聲相近趙改秦澤郭景純云聯沅聲相近即沅水也

趙改沅即濟也

刊誤曰山海經註云沅則濟也則當作即今本誤

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于東邱

今原城東北有東邱城孔安國曰泉源為沅流去為濟春秋

說題辭曰濟齊也齊度也貞

朱作員箋曰一作貞趙改貞

也風俗通曰濟

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濟者齊也

官本日案近刻

脫此三字
案朱趙無

齊其度量也余按二濟同名

官本日按名下近刻衍也字案朱

趙所出不同鄉原亦別

官本日案原近刻訛作源案朱趙同

斯乃應氏之非

矣

趙釋曰一清案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沅水所出其前載禹貢導沅水文俱作沅字又常山

郡房子縣贊皇山石濟水所出說文云沅沅也東入海又云沅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沅漢人學有師承孟堅地志

叔重說文尤精覈謹嚴千古取證應仲瑗始誤以出常山之濟為四瀆之沅善長非之是矣而猶云二濟同名未免騎牆

之見也江南徐鍇撰說文繫傳通釋云漢書房子縣贊皇山濟水所出東至屢陶入沅此非四瀆之濟四瀆之濟古皆作

沛今人多亂之又云沛水今多作濟故與常山濟水相亂此則四瀆之沅楚金辨沛濟二字可謂了了足以證明孟堅而

羽翼叔重然不云常山石濟而單云常山濟水猶有所蔽乃元吳澄書纂言云導水章所敘冀州之濟兗州之濟實一水

也濟沛二字通用說文因二字而以北濟南濟為二水非也今說文具在何嘗有南濟北濟之分且全不考水道之源委

果於自信輕毀古義厚誣前哲如此唐徐堅初學記云二濟既南北異岸相去亦踰千里渠雖習尚詞章尚能別白不似

草廬解經反致淆亂也

今濟水重源出軹縣西北平地

官本日案軹縣近北

案朱

趙同 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東北

官本日案近刻重一城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

曰城字重

昔晉文公伐原以信而原降即此城也俗以濟水

重源所發因復謂之濟源城其水南逕其城東故縣之原鄉

官本日案漢書地理志軹縣孟康曰原鄉晉文公所圍是也此故縣即承上文軹縣言

杜預曰沁水縣

西北有原城者是也

官本日案沁近刻訛作沅又是字訛在也字下 案朱訛趙改刊誤沅沅水縣

是沁水縣之誤以隱十一年傳註校也是當作是也

南流與西源合西源出原城西

官本

日案西字近刻訛作而

案

東流水注之

官本日案流近刻訛作沅 案朱訛

趙改刊誤曰東沅

水出西南東北流注于濟濟水又東逕原

城南東合北水亂流東南注分爲二水一水東南流俗謂之

爲沅水即沅水也沅沅聲相近轉呼失實也

官本日案轉近刻作傳 案朱

趙作

濟水又東南逕絺城北而出于溫矣

官本日案絺原本及近刻竝訛作郤

今考左傳蘇忿生之田絺其一也後漢志波縣有絺城在今懷慶府西南三十二里

案朱作郅趙改郅刊誤曰郅說文作郅亦作絺郡國志河內郡波縣有絺城劉昭補註曰左傳曰王與鄭絺杜預曰在野王縣西南胡渭曰今河內縣西南

有絺其一水枝津南流注于湨朱箋曰音鴟湨水出原城西北原

山勳掌谷官本日案近刻脫一湨字案朱趙不重湨字俗謂之為白澗水南逕原

城西春秋會于湨梁謂是水之墳梁也爾雅曰梁莫大于湨

梁梁水隄也湨水又東南逕陽城東與南源合水出陽城南

溪陽亦樊也一曰陽樊國語曰王以陽樊賜晉陽人不服文

公圍之倉葛曰陽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君而殘之

無乃不可乎公乃出陽人春秋樊氏叛惠王使虢公伐樊執

仲皮歸于京師即此城也其水東北流與漫流水合水出軹

關南東北流又北注于湨官本日案湨原本及近刻並訛謂作漫今改正案朱訛趙改

之漫流口溟水又東合北水亂流東南左會濟水枝渠溟水
又東逕鍾繇塢北世謂之鍾公壘又東南塗溝水注之水出
軹縣西南山下北流東轉入軹縣故城中又屈而北流出軹
郭漢文帝元年封薄昭爲侯國也又東北流注于溟溟水又

東北逕波縣故城北漢高帝封公上不害爲侯國

官本日案
溟水所逕

乃今濟源縣東南二十里波城不害封汲侯或波訛汲耳
趙刊誤曰箋曰孫云波縣當作汲縣案史記年表高帝十一
年封公上不害爲汲侯索隱曰汲縣名屬河內案非也波汲
並縣名俱屬河內郡今本史表作汲侯索隱曰漢表作汲此
必古本原是波字故小司馬以汲字證之正馬班異同處不
然史表旣是汲侯矣又證以漢表之汲侯義可通乎道元所
見故宜無誤孫汝澄改波從汲殆未之察耳趙釋曰一清案
史表作波侯漢表作汲侯索隱曰波與汲並縣名屬河內蓋
莫能定也善長

從史表書之 溟水又東南流天漿澗水注之

朱漿下有水
字趙刪刊誤

日上水

水出軹南皋

官本日案近刻訛作罽下
同案朱作罽趙改罽

向城北城在

皋上

官本日案近刻脫城字刊誤曰在上落城字

案朱脫趙增

俗謂之韓王城

非也京相璠曰或云今河內軹西有城名向

官本日案城近刻訛作地案

朱訛趙改刊誤

今無杜元凱春秋釋地亦言是矣蓋相襲之

日地當作城

向故不得以地名而無城也闕駟十三州志曰軹縣南山西

曲有故向城即周向國也傳曰向姜不安于莒而歸者矣趙釋

日全氏曰案左傳盟向之向在周圻內杜所云軹縣者也向姜之向地在莒州善長誤合爲一汲郡竹書紀

年曰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二月城陽向更名陽爲河雍

向爲高平即是城也其水有二源俱導各出一溪東北流合

爲一川名曰天漿溪又東北逕一故城俗謂之冶城

官本日案治近

刻訛作治下同

案朱訛趙

水亦曰冶水

朱無上水字趙增刊誤曰亦日上落

改刊誤曰兩治字俱當作治

水又東流注于湔湔水又東南流右會同水水出南原下

官本

日案原近刻訛作源

案朱

東北流逕白騎塢南塢在原上

訛趙改刊誤曰源當作原
爲二溪之會北帶深隍三面阻險惟西版築而已東北流逕

安國城西又東北注淠水淠水東南逕安國城東又南逕毋

辟邑西世謂之無比城亦曰馬髀城皆非也朝廷以居廢太

子謂之河陽庶人也

朱趙有也字

淠水又南注于河

朱趙有也字

又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又東過其縣北

濟水于溫城西北與故瀆分南逕溫縣故城西周畿內國司

寇蘇忿生之邑也春秋僖公十年狄

朱作秋箋曰宋本作狄趙改狄

滅溫溫

子奔衛周襄王以賜晉文公濟水南歷虢公臺西皇覽曰溫

城南有虢公臺基趾尙存濟水南流注于河郭緣生述征記

曰濟水

官本日案近刻脫水字

案朱脫

河內溫縣注于河

蓋沿厯之實證非爲謬說也濟水故瀆于温城西北東南出

逕温城北又東逕號公冢北皇覽曰號公冢在

朱作堆箋曰宋本作在趙

改温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濟水富王莽之世川瀆枯竭

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

趙釋曰通典曰詳水經所

作殊爲詭誕全無憑據案後漢郡國志濟水王莽末因旱渠塞不復截河南過既順帝時所撰都不詳悉其餘可知景純注解又甚疏略又曰案後漢郡國志曰因王莽末旱此渠枯竭濟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流而南水經是和帝以後所撰乃云南過滎陽封邱冤句乘氏等縣竝今縣地一依尙書禹貢舊道斯不詳之甚酈道元又從而注之其所纂序及注解竝大紕繆一清案杜氏兩言濟水水經及注之失一在雍州風俗下一在荊州河南府濟源縣下然以經爲和帝後所撰又云順帝時撰注則云景純又云道元何無定見也禹貢雖指解之曰河北之濟因旱而枯旱止則復出河南之濟爲濁河所侵空竇盡室河去不復能上涌故遂絕自東漢以迄唐初凡行濟瀆者皆河水也而猶目之曰濟是鵲巢而鳩居觚名而圖寶也故杜氏力詆水經以爲不可信然滎濟故道猶可因是而得其十之七八則此書不爲無補焉黃文叔云濟水

雖絕其瀆猶在雖中間經穿鑿變易或斷或續然水之附入於其瀆者猶可尋求緝之以存禹迹非無理也斯言蓋得其平又曰濟瀆之水自周以來凡數變初爲濟及導滎爲川則滎與濟合鴻溝既開滎瀆爲河所亂及滎澤又塞則所行者惟河水矣汴渠不通則鉅野以北所行惟荷汶戴村已築則東阿以下所行唯山泉溝澤之水其號爲濟者襲舊名而已水經所敘瀆同而水異水異故李宏憲云河南無濟水瀆同故黃文叔云禹迹賴此而猶存言非一端各有所當今與人論濟水苟以爲無則羣指七十二泉大小清河以相難若以爲有則又據杜佑之說詆水經不當襲舊名爲濟明道謂與公言如扶醉人扶得一邊起又倒卻一邊眞可笑又可憎也古文尙書疏證又爲之解曰濟水當王莽時大旱遂枯絕不復截河南過者晉司馬彪之言也雖經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者後魏酈道元之言也通典據彪之言以折水經謂濟渠既塞都不詳悉其餘可知余讀郭璞山海經注而歎恐未足以服水經之心何則璞固有言矣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畱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與禹時濟瀆所經河南之道無異蓋枯而復通者所謂津渠勢改昔則自號公臺東入河出在敖倉之東南今改流自號公臺西入河出亦非故處與或禹時濟未必分南北此則分而爲二爲不同與又潛邱劄記曰黃子鴻篤信水經注者憶初晤碧山堂問曰後漢志溫

縣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是河南無濟今且千六百七十餘年矣何酈道元言之詳且析也子鴻曰新莽時雖枯後復見酈氏所謂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是也祇緣杜君卿不信水經專憑司馬彪志竊以爲彪不過記一時之災變耳非謂永不截河南過也君卿云云遂真覺河南無濟疑誤到今尚有宗主其說者余曰枯而復通既聞命矣敢問除酈注外抑別有徵乎子鴻曰未聞余退而考杜預釋例云濟水自滎陽卷縣東逕陳畱至濟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郭璞山海經注云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畱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張湛列子注云濟水出王屋山爲沁水東經溫縣爲濟水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渡河爲滎澤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粹此三說以覆子鴻喜獲所未聞復難余今不見河南有濟畢竟復枯于何代余復考得後漢書王景傳濟渠下章懷注云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溫縣入河渡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齊青等州入海卽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似不知中有復通之事合以許敬宗對高宗濟水潛流屢絕是自唐以前濟已復枯直至今矣又曰有問濟水枯而復通畢竟在何時予曰考王景傳曰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逮後三十五年汴渠成明帝巡行下詔曰河汴分

流復其舊迹陶邱之北漸就壤墳此汴壤而濟亦壤汴治而濟亦治之徵也又考晉書傳祇傳武帝時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太水後河濟汎濫鄧艾嘗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侵壤祇乃造沈菜堰充豫無水患邠超傳太和中桓溫將伐慕容氏引軍自濟入河超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毛穆之傳溫使穆之鑿鉅野百餘里引汶會于濟此豈竟枯絕者哉大抵王莽世天災雖甚然皆不遠而復班注云云蓋以目驗者言也祇緣司馬彪下語太重若改遂枯絕爲曾枯絕則妙矣潛邱東樵之言明白如此足以祛君卿之惑其無累于桑鄺也明矣又孔穎達左傳正義曰案檢水流之道今古或殊杜旣考校元由據當時所見載於釋例今一皆依杜雖與水經乖異亦不復根尋也觀此則亦不以濟水爲竟枯絕也

屈從縣東南流過隕城西

官本日案隕近刻訛作墳下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墳城當作隕城郡

國志河內郡修武有隕城劉昭補注曰左傳隱十一年以隕與鄭

又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

濟水故瀆東南合奉溝水水上承朱溝于野王城西東南逕

陽鄉城北

官本日案此下近刻重又東南流逕陽鄉城北九字案朱衍趙刪存流字刊誤曰下逕陽鄉城北

又東南重入
字文宜衍
又東南逕李城西秦攻趙邯鄲且降傳舍吏子

李同說平原君勝分家財饗士得敢死者三千人李同與赴

秦軍秦軍退同死
官本日案近刻作李同死案朱同趙刪
封其父為李侯故徐

廣曰河內平皋縣有李城即此城也于城西南為陂水淹地

百許頃蒹葭萑葦生焉號曰李陂又逕隕城西屈而東北流

逕其城北又東逕平皋城南應劭曰邢侯自襄國徙此當齊

桓公時衛人伐邢邢遷于夷儀其地屬晉號曰邢邱以其在

河之皋勢處平夷
官本日案近刻訛作處勢平夷案朱趙同
故曰平皋瓚注漢

書云春秋狄人伐邢邢遷夷儀不至此也
官本日案近刻脫也字案朱脫趙

增刊誤曰此下落
也字孫潛校增
今襄國西有夷儀城去襄國百餘里
朱百上有

一字趙刪刊誤曰
一字衍文孫潛校
平皋是邢邱
朱趙作邢是上名朱箋
日舊本作平皋是邢
非國

也余案春秋宣公六年赤狄伐晉圍邢邱昔晉侯送女子于楚

送之邢邱卽是此處也非無城之言

趙釋曰一清案師古亦曰應說非也竹書

紀年曰梁惠成王三年

朱作二年趙改刊誤曰竹書紀年是三年鄭城邢邱司馬

彪後漢郡國志云縣有邢邱故邢國周公子所封矣漢高帝

七年

官本日案近刻訛作六年案封碭郡長項佗爲侯國朱趙同趙釋曰沈氏曰是七年

官本日案佗近刻訛作伯案賜姓劉氏武帝以爲縣其水

又南注于河也

與河合流又東過成皋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又東至礫溪南

官本日案原本及近刻竝作又東至北礫礫南北字後人所加漢書溝洫志顏師古引水經洑水東過礫谿無北字可證辯又詳注內案朱同趙改東北至溪並作礫刊誤曰至北二字當倒互礫礫只一處不分南北胡渭亦爲此文所誤而強名之宜其獻笑後來也說見後東出過滎澤北

官本日案滎澤原本及近刻竝訛作滎陽今考此卽注內所謂滎澤

在滎陽縣東南者也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全氏云滎陽是滎澤之誤注云濟水又東逕滎澤北所以釋此條之經也

釋名曰濟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晉地道志曰濟自大

伾入河與河水鬪南洑為滎澤尚書曰滎波既豬趙作豬下同孔

安國曰滎澤波水已成遏豬官本日案近刻脫澤字遏字案朱脫趙增朱趙已作以刊誤

日書傳云滎澤波水以成遏豬今補正下滎波之波衍文闕駟曰滎播官本日案近刻訛作滎波蟠案朱

衍趙刪朱趙澤名也故呂忱云播水在滎陽謂是水也趙釋日一作

播作蟠下同清案滎蟠之蟠當作播禹貢雖指曰滎波既豬史記作播漢書作波閭百詩云馬鄭王本竝作播播是澤名不從山作蟠

可知也又說文潘水名在河南滎陽從水番聲普官切不謂叔重有此大繆此與闕駟以淵水為澗水正相似也昔

大禹塞其淫水而于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趙釋曰禹貢雖指曰

河與滎瀆相亂其來已久而滎澤在西漢時依然無恙故班固云濟水軼出滎陽北地中謂滎澤也至東漢乃塞為平地

酈道元云云夫滎澤何以謂之淫水經曰滎波既豬禹方陂之以蓄其水何以塞之誕妄不足深辨全氏曰以鴻溝為禹

迹善長之繆也而張垵等宗之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之世司空伏恭薦

樂浪人王景字仲通好學多藝善能治水顯宗詔與謁者王

吳官本日案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吳下同今改正案朱訛趙改始作浚儀渠吳用景法水

乃不害此卽景吳所脩故瀆也官本日案吳近刻訛作案朱趙同渠流東

注浚儀故復謂之浚儀渠官本日案此下近刻有也字案朱趙有明帝永平十

五年東巡至無鹽帝嘉景功拜河隄謁者官本日案此下近刻有漢字案朱

趙有靈帝建寧四年于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謂之石

門故世亦謂之石門水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里石銘云建

寧四年十一月黃場石也而主吏姓名磨滅不可復識官本日案

朱謀埜云玉海引水經注浚儀縣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

一年三月爲大溝于北郭以行圃田之水陳畱風俗傳曰縣

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儀續述征記曰汴河到浚儀而